无底价拍卖，真的能“捡漏”？

赖　睿

日前，国内最大的网络拍卖平台——“赵涌在线”推出了“艺术找家”当代艺术专场，其中多数藏品以无底价进行竞价。这对不少当代艺术收藏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收藏体验。

近年来，“无底价拍卖”俨然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大热词。所谓无底价拍卖，是指委托方不设最低成交价，由报价最高者购得拍卖标的拍品。

一方面，由于艺术品市场不温不火，拍卖行希望借此吸引更多藏家；另一方面，一些资金不够雄厚的中低端买家抱着“捡漏”的心态参加竞拍，希望能捞到“宝贝”。这看似双赢的事，对买家来说存在怎样的机遇和挑战？真的能“捡漏”吗？

玉雕大师翁伟民的作品《心中有佛》，100元起拍，53760元成交。

玉雕大师吴金星的作品《有凤来仪珮》，无底价起拍，成交价为7.8万元。

倪瓒款《乐圃林居图》，100元起拍，575万元成交。

吸引更多藏家入市

近几年，无底价拍卖在国内风生水起，与艺术品市场的温吞疲软不无关系。几年前，中国艺术品市场“高歌猛进”，成交价格屡创新高，将很多资金不充裕的藏家拒之门外。即使在市场整体回归理性这两年，在大众眼里，拍卖仍然只是富人的游戏。

因此，趁着市场不景气，不少拍卖行主动降低门槛，让艺术品交易更加平价化、大众化，同时也为下一波市场行情储备客户资源。

随着无底价拍卖的兴起，关于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表示，无底价拍卖实现了完全由竞买人来行使定价权。“拍品到底值多少钱，不再由一部分人先定一个价格，而是交给竞买人所代表的市场来决定。它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公平、公开、合理的交易方式，是具有推广意义的。”

此外，无底价拍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助于挤掉市场泡沫。保利四季精品部业务经理李雅璐认为，无底价给了藏家更大的主动权，让更多的艺术品直接接受市场的检验，能产生一个“去泡沫化”的结果。“赵涌在线”的董事长赵涌表示，艺术品市场的“泡沫”的确很难在无底价拍场中出现。他以“赵涌在线”的拍卖数据为例，即使在市场不景气的这几年，无底价拍卖受到的冲击都很小，有些场次的成交量甚至还在增长。

“捡漏”可遇不可求

“捡漏”是古玩界一句行话，是指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值钱的古玩。“捡漏”确实是不少参加无底价拍卖的买家的愿望，这也是促成这类拍卖受欢迎的群众心理基础。加之一些低价购入名作的故事在新闻媒体上不断发酵，更是烘托出了这种氛围。

在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看来，中国的藏家比较感性，无底价拍卖有神秘感，容易激起很多“捡漏者”的参与热情。

那么，“捡漏”有这么容易吗？季涛表示，事实上，同样的艺术品，在参加无底价拍卖时反而更容易拍出高价。这是因为，无底价拍卖会的场次明显多于有底价拍卖会，场次多了，参与的人就会多，拍品的价格便在不知不觉中被抬高了。

纵观近几年的无底价拍卖会，的确有不少藏品以数万元、数千元甚至数百元的亲民价被收入囊中；但另一方面，一些从0元起拍的拍品也会被哄抬至天价。例如，八大山人款的《荷塘双鹤》进行了无底价拍卖，最终以339.25万元落槌；上海泓盛的纸杂文献专场上，一幅倪瓒款《乐圃林居图》100元起拍，以575万元成交。

据悉，目前市场上的无底价拍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本身比较低，索性以无底价形式，吸引更多买家的关注；第二类是拍品根本不乏追捧者，所以即使是无底价拍卖，价格也会在竞拍中被抬上去。

在艺术品市场已从热炒回归理性的今天，想要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进名家作品，几率太低。如今，买家热衷于“捡漏”，更多地表现在将宝“押”在有潜力的艺术品上，奇货可居，等待它日后升值。业内人士表示，藏家如果拥有锐利的鉴赏眼光和高超的辨别能力，并对艺术品的技法等各个方面都有全面的了解的话，才可能有机会“捡漏”。

辨真伪仍然是难题

虽然与有底价拍卖相比，无底价拍卖受的限制小，更加开放和自由，但因为无底价拍卖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使它具有更大的风险。很多人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推理是：既然敢于“无底价”，那么拍品说不定是有问题的便宜货或者是伪劣品。

“拍卖公司既然让拍品无底价，就是因为没有把握，也不敢保证品质。”北京隆荣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建业说。

此外，拍卖行“不保真，不保退”所带来的一系列诚信问题是长期笼罩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乌云。无底价拍卖会即便是以中低端拍品为主，仍然不能逃脱真伪问题的困扰。

业内人士透露，因为存在巨大的风险，所以有的拍卖公司会有规避的方法。例如，让卖家在拍场守着，万一竞价太低了，就举牌把拍品再买回来。这种做法虽然违规，但目前来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无底价拍卖只是一种商业运作模式，如果怀着投机取巧的心理参与，或会掉进坑里。业内人士建议，参加无底价拍卖的买家，应该多参考佳士得、苏富比这种国际拍卖行的拍品，因为它们保真的程度相对比较高。

老物件科技范儿

张海莺　裴逊奇

近日，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开始试运行实时“体检系统”，对龙门石窟进行动态监测，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文物本体的干扰。虽然，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和展出方面的应用出现时间很早，但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综合运用仍在不断为老物件们塑造出不同的科技范儿。

与文物拉近距离

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车马川流不息，游人摩肩接踵。不远处的戏台，韵味十足的唱腔绕梁不绝……

这样的景象发生在杭州“三山五园文化全球巡展——圆明园特展”的4号展馆“印象江南”中。专家历时3年研发的大型互动画作《乾隆南巡图》讲述了乾隆南巡的故事，观展者只要摁动按钮，就可以看画中的车马人群穿梭于街市之间。游客还可以听到戏台的曲调演唱，观看壮观的清代烟火，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真的在跟着乾隆游江南。

策划此次展览的台湾顽石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正雄介绍，为了能够让观展者更全面和更近距离地与圆明园亲密接触，此次巡展主办方历时多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流落在海外的珍贵文物。“由于很多文物不便搬运，我们运用新科技创作了很多特效镜头，比如火烧圆明园这段，精细到有飘着的烟屑掉下来。”郭正雄说。

给予文物新生命

中国是文物大国，但却并非文物保护强国。一直以来，国内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和保护的总体形势极为严峻，利用科学技术更好地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成了重要工作。

“新技术在文物保护过程中的重要性是需要肯定的，”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何力说：“尤其是在文物研究过程中，还原文物本身的物质性是第一步，这也是新技术的作用之一。”

现有科技的发展与使用方法的创新是当今文物保护的“重头戏”。日前甘肃省科技人员使用3D精密扫描仪，首次对位于平凉市泾川县的大云寺进行全方位扫描并采集数据。这标志着“数字甘肃文化产业平台”项目的正式启动。

何力认为，文物保护技术的系统化使用和相应的学科建设是文物保护新技术发展的下一步。

新技术不应滥用

近20年来，中国在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很重视新技术的发展，并保持着与世界发展水平相当的实力。但在何力看来，应理性看待新技术的作用：“例如，3D打印技术能为古建筑的视觉观察过程以及结构性问题检测提供数据依据，作为留档或者科普之用。而在实际工程中，由于误差点多，却会使人工工作量大幅增加。因此，新技术并不应被滥用。”

在文物展出方面，国家文物局科技司副司长罗静也表示，虽然中国已经有了“数字博物馆”的概念，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大家主要着眼于如何将更多的信息技术应用到博物馆，反而导致了博物馆实质内容的匮乏。他认为，更应该提倡“智慧博物馆”，体现博物馆业务需求在信息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对于新技术的发展，何力认为，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相关科研，通过科学的实验手段来实现对技术的有效掌握；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成本的投入量和各地的需求之间差距过大，对新技术的最终使用应该慎重，不应盲目追求新技术带来的效果。

“三山五园文化全球巡展——圆明园特展”上的科技效果

守望“乡愁”——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

中国文物学会日前在北京成立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旨在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表示，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正在开创一个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实际性文化保护工程，一定能够持续做成这件为子孙后代造福、守得住“乡愁”的“人文城市”实践工程。

20世纪建筑遗产，包括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比如上海的外滩建筑群、南京的民国建筑遗存等。这些建筑遗产将20世纪中国的百年历史进行了最为理性、直观和广博的呈现。

单霁翔说，由于在保护理念、认定标准、法律保障和技术手段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体系，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充满了挑战。

他认为，给20世纪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找到“再利用”的方式。正如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绝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秘不示人的“宝贝”，更不是远离百姓、没有生命的“化石”，而是直接关乎民生幸福指数的文化大餐。

因此，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将积极提高人们对这一时期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并开展对这批建筑遗产的科学评估。今后将在全面调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为这些建筑遗产登记造册，还将根据保存状况划分风险等级，建立保护和修复体系。

（晓　言）

左图为上海外滩建筑群。

■镇馆之宝

彩绘人面镇墓兽：东方狮身人面像

叶　文

彩绘人面镇墓兽是西魏时期的文物，1977年出土于陕西省汉中市崔家营，高37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人面兽身镇墓兽有着人的面孔，狮子的身躯，造型上的独特表征，与相隔甚远的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而且功能上也彼此接近。相隔浩渺的时空，为何会产生这种巧合？从神话学角度上看，人类文明历史上都有动物崇拜阶段，而从对动物的重视转为对人的重视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它一般要经过“动物崇拜—人兽同体—神人同形”的发展阶段。动物崇拜一般是史前社会的伴生物，而人兽同体阶段大致在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早期，诸神的形象多为人首兽身或兽首人身。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很难准确说什么时候进入人兽同体阶段，不过据考证，黄帝、蚩尤等先祖们最初皆为兽形。直到宋代的墓葬中，还有不少人首蛇身、人首龙身、人首鱼身的怪俑出现。镇墓兽正是人兽合体阶段的产物，它逐步由兽向人形演变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墓兽与狮身人面像虽相隔万里，却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的。

左图为彩绘人面镇墓兽

神物

周方伦的收藏人生

厚学德江

近期，我们应邀去连云港市造访了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海洋珍奇生物展览馆馆长周方伦先生。

自称奇人的他，有着一头狮子般的天然卷发，赭石色的脸膛，深邃如海般的眼睛。在与他的接触中，他侃侃而谈，声情并茂，思维敏捷，大有学者之风。

1979年，38岁的周方伦先后被分配到工会、海员俱乐部、连云港市工人文化宫等单位工作。他重拾少年时期的兴趣，开始收集海洋珍奇生物标本，这也是他收藏人生的开始。为此，他把工资全部花在这上头，还数次只身前往海南岛、西沙群岛。工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的海洋生物标本已达到了2000多个品种，5000余件。1988年，周方伦举办了海洋珍奇生物展。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当时收藏海洋生物标本、创办海洋珍奇展馆第一人。

珍奇海洋生物展的成功举办，并没有让周方伦停滞继续前进的脚步。随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古代陶瓷和佛像收藏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他带我们看的藏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的藏品藏在一处民房中。推开木门，一尊高大的金光闪耀的鎏金铜佛展现在我们面前。它金光璀璨，纯洁安详，体态丰盈，法相庄严。这是一尊观音坐像。观音铜佛身后，是大小不同、姿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小佛。其他的藏品也令人目不暇接：有目光深邃、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有威风凛凛、衣带飘飞的四大天王……楼下的藏室里，有3尊高达2.7米的佛像，皆以黄铜为材质，做工考究，雕琢精美。

周方伦说，这些珍宝曾引来行家的关注和好评，其中多位是国宝级的专家。原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王立军、江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奇志都来参观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南京原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翔说：“这些佛像藏品品种之多，品相之好，是我第一次见到。”原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看后，连声惊叹“不得了！”并为坐岩观音题字“东方女神”。

周方伦说，收藏这些艺术品，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包括艺术享受、精神享受和情感慰藉。同时，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历尽艰辛，跑过全国不少地方；他节衣缩食，甚至为买一件藏品，把房子卖掉；他为保管好藏品，租借民房作展厅，安装报警系统。

周方伦告诉我们，他已于1987年3月将14尊造像无偿捐赠给张家港市民俗博物馆。刚才参观的那些藏品，他也要捐赠给国家，给这些宝贝找个永久之地。